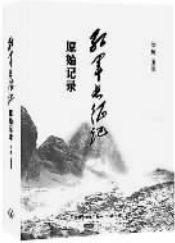




## 再现长征史料 亲子共读绘本

《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



刘统 注释整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这本书是毛泽东同志1936年组织编写的长征回忆录汇编,是有关长征的最原始记录。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是研究长征历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长征过程中的许多重要战役和所经过的有特点的地区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故有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文字较多,涉及彝族和藏族区域的记载亦较为丰富。尤其是谢觉哉、董必武、李一氓、徐特立等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军中干部,所写之文字既写实,又能联系所写地区的历史文化,具有很好的可读性。书中多篇文字曾在历次出版,尤其是建国后的再版中有所修改,此次重新整理,系统恢复了各篇文字的最初样貌。

《如何让大象从秋千上下来》



常立 著 抹布大王 绘  
接力出版社

这是一本好玩的创意互动图画书,从一个有趣的问题开始,激发孩子的创意与想象,锻炼孩子的联想能力、开放性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文学想象能力,帮助孩子学会自己创作故事。巧妙有趣的机关设计,兼具玩具书的可玩性与互动性。

如何让大象从秋千上下来呢?请它吃香蕉?把它吓一跳?让风吹跑它?让外星大象带走它……小朋友们开动脑筋,想出了各种各样奇妙有趣的好办法。可我你一定猜不到,大象最后是怎样从秋千上下来的!

《北平电话:大公报里的战局  
与时局(1945-1949)》



张刃 著  
工人出版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举国欢腾。8月22日,时在重庆出版、享誉中外的大公报又迎来了自己的一个喜庆日子——当日发行满15000号,并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本书根据1945年11月至1949年1月大公报北平办事处的记者们所发新闻稿,以及他们后来的回忆、讲述,辅以相关历史背景,记述了国共内战期间北平的社会万象。内容涉及抗战胜利后的北平社会乱象,助纣为虐的汉奸的下场,以及协和医院大楼里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文化城里的教授与学潮,北平和平解放倒计时30天等。

《翻滚吧!咖啡:  
像冠军咖啡师一样冲咖啡》



高雪 赵悦 编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

作者邀请了来自中国、港台地区和日本的10位冠军咖啡师,分享他们的职人经历和冲煮咖啡的心法,评析市面上最经典的10种冲煮工具,帮助咖啡迷们建立对于冲煮咖啡的知识体系,并配有每一位咖啡达人的冲煮教学视频,扫二维码就可以观看,非常实用;集合了多位跨界咖啡迷的采访,收录了五月天乐队贝斯手石头的独家专访,畅聊音乐和咖啡,还分享了插画师、设计师、咖啡烘焙品牌主理人、媒体人的咖啡故事。书中不乏精彩的咖啡小知识和生活美学摄影作品,赏心悦目。就让我们一起让咖啡翻滚起来,感受冲煮咖啡的魅力吧。

(苏墨)

201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汉德克:

# 我感到了一种奇异的自由

汉德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霍普特曼奖、德语文学界的最高荣誉毕希纳奖、卡夫卡奖、国际易卜生奖,以及托马斯·曼奖、拉扎尔国王金质十字勋章等,都成为其囊中之物。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克曾说:“汉德克是活着的经典,他比我更有资格得诺贝尔奖。”

由于其母亲是斯洛文尼亚族,汉德克成了瓦解中的南斯拉夫的同情者和北约空袭的批判者,1996年出版的旅行随笔《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与德林纳河的冬日之旅:或塞尔维亚求公义》,批判了媒体以“语言毒药”蒙蔽公众,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对于文学之外的争议,汉德克说:“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他的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和随笔《在泪水中质问》等作品,就是在用文学的方式呼唤人性、控诉战争。

获奖后,《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和《法兰克福评论》等德国主流媒体不约而同地做出了“实至名归”的评价。汉德克中译者之一、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韩瑞祥说,汉德克获奖,对诺奖评委会来说是一个进步。

“好的作品不怕等待”

相比于西方文坛,中国对于汉德克的回应慢了一些。很长一段时间,国内都没有正式出版的中文译本,一批热衷于实验戏剧的读者只能读到汉德克剧作的手抄本,直到2013年,才有正式的中文译本。从2013年到201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世纪文景共推出了包含《骂观众》《无欲的悲歌》等在内的20多部作品。

“这一天来得有些晚。”译者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梁锡江对《工人日报》记者说:“汉德克的翻译晚了30年,如果80年代初汉德克的译本就能进入中国,其作品中的实验、反思正好契合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汉德克的影响力也许会更大。”几年前,《汉德克文集》主编韩瑞祥找到他,希望翻译汉德克的作品。“我就选中了1966年的那部轰动性的《骂观众》,因为篇幅不长,大概花了半个月的时间翻译完成,期间做了两次修改。随后又翻译了他的《圣山启示录》,在翻译过程中,我对

汉德克的了解也越来越深,也更加敬佩他的探索性与知识的丰厚性。”

因对《骂观众》,汉德克一度被贴上“反叛”“先锋”“离经叛道”的标签,但梁锡江以为不然。“汉德克是一个求真的作家,有着典型德语文学作家身上探求自我、探求灵魂的特性。”汉德克对梁锡江说过,他并不觉得自己很先锋。在谈到《骂观众》的时候,他其实想到的是披头士的歌(I want to hold your hand)。他认为他看到了世界的某种真相,希望把真相传递给观众们,希望和观众有互动。“他看到了世界的残忍、缺憾,他想用自己的方式、用文学的方式去弥补世界的缺憾。”

汉德克推崇歌德:“在他(歌德)漫长的人生中也经历了好几个阶段,每次危机最后形成了他自己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作家的作品变得更有旋律,或是它的语言和形式变得更能展现出自己的发展。”梁锡江说汉德克就像歌德一样,每个阶段都会停下脚步回首反思过去的时光。

汉德克与中国

虽然作品中译晚,但这并不影响读者群体的形成。孟京辉是他的忠实“粉丝”,愿为他“效犬马之劳”。孟京辉说,在他导演的《我爱XXX》中就有一部分“完全抄袭”了《骂观众》,“说是抄袭,实际上也是致敬。他的文化思想与我们有点接近。”

可能更多的读者是因为文斯德的电影《柏林苍穹下》而受影响,汉德克系列作品责编陈欢欢就是其中一位。2010年前后,出版汉德克系列作品在出版社正式立项,2012年到2016年,全部作品出版。陈欢欢回忆说,“他的每部作品都有新的尝试,风格总是在多变中,所以每编辑一部作品都像面对一个新的作家。”对于自己风格的多变,汉德克曾说自己是一个“违抗者”,“作为一个作家,不能是一个常规的东西。”

对自己中文版的作品,尤其是《无欲的悲歌》,汉德克非常满意。1971年底,汉德克的母亲自杀,小说《无欲的悲歌》讲述的正是他母亲的生与死,蕴含着一种无声质问社会暴力的叙述语调,这也是他唯一的一部偏自传性的小说。

从第一部作品《骂观众》出版以来,出版社方面就一直邀请汉德克来访中国,2016年10月汉德

## 诺贝尔文学奖是必读标签吗?

都不容易寻找到受众。这不过也就是几十年前的事儿,并不远。再近一点,大江健三郎(应该也以获奖为荣吧)居然认为同为获奖者的老舍川端康成的作品不值得读。这里我指带着自己说一句,俺的认识正好相反,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就那么回事,倒是《古都》《雪国》,或者还有《伊豆的歌女》很值得品味,虽然讲述的是日本,但很有华夏意境的韵味。

回过头来看,咱们前不久的获奖者也曾让出版商皱眉:得知获奖后,迫不及待地连夜加印,意欲满足可能暴增的客户。结果是销路很不令人满意,而且至今在各种销售渠道好像也干不过为数不少的一些还没获得诺贝尔奖的国产小说。

就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而言,获奖作品未必适于娱乐阅读。那些甄选的大师们看重的,要么是人生、生活的洞察,要么是思想的洞见,故而对作品优劣的判断,往往和个体的思想储备,以及自身智识养成的环境有关。而对读者来说,更是由于对人、对生活的认知不同,评判必然有异,所以才有相去甚远的不同评价——好坏(是否属于必读)的标准可能得偏向您的个性化色彩,甚至是主观尚好。除非您先生是个人云亦云不动脑壳还基本缺失独立判断的人,若真如此显然就无所谓读不读了。

实际上,即使是从纯粹文学的角度来看,一部文学作品中的高下,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就像前面提到的不同看法。很多时候,即便是同一个人,在成长的不同阶段,由于个体认知的短长,对同一部作品的感触也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英美文学掌门级角色哈罗德·布鲁姆(新近刚刚去

世,在此表示敬意)推崇备至的《追忆似水年华》,黑石一雄就有很深的体会:“普鲁斯特无疑是给予我很大影响的作家。”但大学时代,他描述了另外的经验:那时,“作为课业被要求读过,可当时读着感觉是让人入睡程度的无聊。”

可见,人生阅历也会刻划着差别的认知,“必读”与否,我们可以写进自己设立的坐标,权且做个参考,是不是要阅读,还得自己个亲自去体验。

总之,阅读是个人的私有生活,没有必要在意外什么“必读”标签——尤其是他者给出的标签,文学作品更是如此。

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优秀”作品的标识,视为优先阅读选项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至于是否认真研读,我以为不妨先行了解一下,像托卡尔丘克的《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您看看介绍,如果是感兴趣的内容(话题)就翻读一下,在众多阅读APP上都可以免费阅读前面的内容,要觉得“好看”,或者有意思就继续,要找不到感觉或者兴趣阻碍,那就先换条道,看看别的风景。



## 涤荡心灵的教育箴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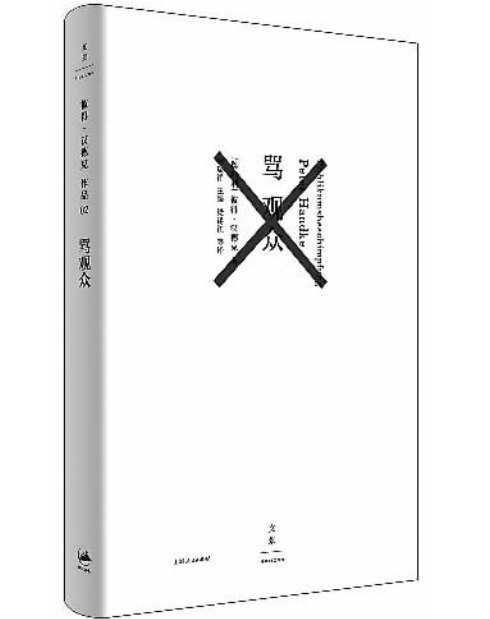
——读叶圣陶教育随笔集《给教师的建议》

教才行。

作为勤于笔耕的教育家,叶圣陶一直在思考,教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答疑、解惑,在这漫长而艰辛的育才过程中,少不得对学生们进行必要的思想品德的教育。芸芸学子们的思想品德课该怎么上?叶圣陶真诚希望这堂“大课”,不仅学校要上,而且也要“搬进”家庭、“搬进”社会,各方面通力协作,才能“水到渠成”。

叶先生创造性地衍生了思想品德课的内涵与外延,认为,课内所有的知识课和技术课,课外的种种校外校外活动,实际上都有培养好思想、好品德的作用。只要老师教得好,引导得好,学生学得好,活动开展得好,就不必另加什么“思想品德的尾巴”,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其思品、其德操,就会受到濡染,在这种春风化雨般的精神润泽下,他们的思想境界就会不断得到提升,品德修养也会不断得以增强。这样的思想品德课,让学生们既可感可知,又入脑入心,又有几人能拒绝呢?

作为现代著名的作家,他主张应把青少年学好语文、写好作文,提到传播国学,弘扬传统文化



克有了中国之行的计划。动身之前,汉德克读了许多中国的作品,“我觉得老舍非常有趣,而且非常好,就像一个编年史的作家。……我自己也曾经希望过成为这样一个编年史的作家,但是也许因为我个人身上主观的色彩太强了。”

回忆起汉德克的第一次中国之行,陈欢欢说对于他的书迷而言,“像是过年”。面对中国读者的热情,汉德克说“我虽然在中国做客,但我很难去扮演世界级作家的角色。”

汉德克所谓的很难扮演世界级作家,是自谦,也是他的一种文学理念。“我的榜样是歌德,他提倡世界文学,而不是国际文学。世界的文学一定是自己的,真正的这种从自我的民族的一些东西出发,才真正具有一种世界性文学的。”

译者和责编对汉德克作品中所体现的民族性感受很深,“和德语作家最大的不同就是,汉德克比较善于关注弱势群体和所谓的普通人生活,同时又能用优美的笔调,用超脱的、富有同情心的幽默感去描述这一切。汉德克真切地把‘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理念写入了自己的作品之中。”梁锡江说。

刘世河

“腐儒碌碌叹无奇,独喜遗编不我欺。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一直就很喜欢陆游的这首《秋夜读书》。白发无情地爬上头顶,但照我读书的青灯却依旧像儿时那样亲切有味。

放翁一生嗜书如命,老而弥笃,暮年所作“老人世间百念衰,惟好古书心未移”“暮年于书更多味,眼底明明见莘渭”等句,可见一斑。也正是因为有此痴爱之情,才会生出了“皓首更觉知识浅,老来正是读书时”的感慨。

看来,这暮年读书之味,陆放翁已然深谱。深谱此味的还有北宋程颐,他说:“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

伯父戎马生涯大半生,离休后深得读书之趣。他平生两大喜好,一是喝酒,一是读书。在他看来,书也是一杯美酒,醇香绵厚。范仲淹说:“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其实,读一本好书,到妙

## 青灯有味似儿时

处,也有一种把酒临风的快感。正如苏东坡所言:“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伯父常说:“少年时是要我读,学习文化知识,中年时是我要读,带有某些功利性;唯老来读书则完全是一种修性养生之道法了。”书就在那里,兴至时随手一翻,乏了则顺手一合,无功无利,自由自在。偶尔读书有得,也不妨提笔成文,聊以自赏。

关于读书之得,清代文学家张潮在《幽梦影》一书中曾经写道:“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深浅为所得之深浅耳。”这也是读书的三个境界,人生阅历的深浅,决定所得之深浅,所得不同,境界自然也不同。而论其阅历之深,非老年莫属。隙中窥月,难见真容;庭中望月,太过朦胧;而台上玩月,如月在掌中,尽得其趣。人至暮年,人生各种滋味皆已尝遍,荣辱声名也早已看的风轻云淡,夕阳静美,晚霞满天,此时的心态可谓超然通透,无论读书还是写书,无论吟诗还是作画,皆属欣然而至,水到渠成。正所谓,白发侵老境,独爱青灯明。

“北京十月文学月”在京启动

本报讯(记者苏墨)10月16日,第四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启动活动在十月文学院本部(佑圣寺)举行。铁凝、李敬泽、梁晓声、陈彦等知名作家、学者,李洱、徐则臣等十月签约作家代表,格非、陈晓明、张柠等十月顾问委员会代表,齐聚一堂,致敬新中国70年文学的成就与光荣。

“北京十月文学月”以文学为主题,通过展示推广北京文学优秀发展成果,汇聚优秀作家作品资源与原创力,推动北京文学创作繁荣与进步。

三年来,北京文学硕果累累,书写了一份精彩的文学答卷,“十月签约作家”阿来(云中记)荣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徐则臣《北上》荣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聚拢于“十月”,成为新时代北京文学创新发展的坚实力量。“北京十月文学月”举办至今,已发展成影响全国、面向世界的文学活动品牌,成为首都文艺事业发展的崭新标志。

